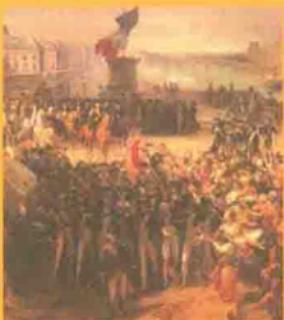




想象欧洲丛书

#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 1848年欧洲革命

[英] 罗杰·普赖斯 (Roger Price) 著  
郭侃俊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想象欧洲丛书

# 1848年欧洲革命

[英] 罗杰·普赖斯 (Roger Price) 著

郭侃俊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252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848 年欧洲革命 / (英) 普赖斯 (Price, R.) 著; 郭侃俊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5

(想象欧洲丛书)

ISBN 978-7-301-24099-1

I. ① 1 … II. ① 普 … ② 郭 … III. ① 欧洲—一八四八年革命 IV. ① K504

中国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8204 号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 Roger Price, 1988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by Roger Price.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 Palgrave Macmillan 授权给北京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境内（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出版发行。

### 书 名：1848 年欧洲革命

著作责任编辑：[英] 罗杰·普赖斯 (Roger Price) 著 郭侃俊 译

出版统筹：高秀芹

责任编辑：苑海波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4099-1/K · 1038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pw@pup.pku.edu.cn](mailto:pw@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 毫米 × 960 毫米 32 开本 5.125 印张 89 千字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编者的话

如今，在一些日益专门化的历史研究领域里涌现出蔚为可观的研究和著作，而本系列研究丛书就是为了给教师和学生们提供这些领域的最新进展。在丛书中，16世纪以来欧洲历史中的“热点”主题和事件将由那些深入参与到讨论之中的人言简意赅地呈现给读者。

虽然每部著作中都列出了供进一步阅读的参考书细目，可使学者和一般读者迅速了解该领域的核心出版物，但本系列丛书并非是为了论述扩展书目。原因是，每部书的讨论都限定于历史学者眼中的核心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解读和结论。本系列丛书意图向学生们介绍一些新的史学研究方法，而这些方法通常需要经过若干年后才能沉淀到教科书和学校教学之中。我希望，历史学者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孜孜以求、有所斩获时的激动之情能够在丛书中展现出来，如同科学家们有了新发现时那样。为了让世人了解历史学者们在

做些什么，也为了让历史学更开放、更平易近人，本系列丛书会不遗余力。历史学若要世代相传，就必须传情达意，而不能自顾闭门造车。

R. J. Overy

## 关于注释

注释放在方括号中，与总书目中的号码对应。必要时，冒号后面紧跟着页码。注释中出现一部以上的参考书时，则会用逗号加以区分。

# 目 录

编者的话 / 1

关于注释 / 4

引 言 / 1

第一章 社会体制 / 7

第二章 1848 年革命的背景原因 / 17

第三章 “革命”运动 / 37

第四章 论革命的局限性：革命后的冲突 / 49

第五章 反革命 / 105

第六章 结 论 / 119

参考书目 / 128

地图 / 144

# 引言

1848 年，一股革命浪潮席卷欧洲，整个欧洲为之震撼。这一系列革命在规模和影响范围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和社会秩序。革命之后，原有的精英统治阶层试图通过镇压革命、采取有限的改革措施，重新掌握政权。这些举动对正处在工业化过程的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发展以及现代国家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 世纪 40 年代末以来经济、社会和政治上一系列危机在革命前达到了顶峰。这些危机源于农业歉收，由于国际金融和工业危机而进一步加剧，出现了大范围的饥荒，疾病蔓延，失业人数不断增长，商业一蹶不振。

这本小书试图将这场错综复杂的、发生在多个层面的危机置于欧洲大陆的更长期的历史语境之中来描述，之前从 1789 年至 1815 年的法国革命和战争，以及随后出现的自由民主主义浪潮就已经让这个大陆处于惶惶不安之中。社会变革的步伐似乎越来越快，但结果复杂且不明朗。19 世纪中叶的欧洲由众多不同地域和民族的社会组成，正经历着从基本上处于工业化前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向更现代的城市工业体系的过渡。这些社会本身各不相同，因而它们经历的变革过程也无可避免地有

所不同。因此，在分析它们差异性时存在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需要考虑不同民族国家各方面的差异，包括地理和气候（最大范围从北部的冻原到南部的地中海海岸）、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从英国到俄罗斯）、人口密度、所有制结构，还有农业（从以大庄园为主到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和工业（从大工厂到手工作坊，再到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居住结构以及内部组织形式和对外联系方式（城市与零星分布的农村之间有很大不同）、文化和语言形式，还有政治体制（从君主立宪制到绝对君主制），以及民众表达不满的条件。以上这些因素都关乎我们对政治化过程和政治冲突的审视。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将主要关注革命的起因、后续过程，以及迅速发展和反革命势力重新掌权的原因。除了对革命的分析之外，我们还将解释为何在这“革命之年”，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局势仍然保持相对稳定。

无论是当时的学者还是后来的历史学家都不可避免地想要回避这些重大问题。他们的研究方式均受到其自身的现实关切和政治观所影响。尽管随着事件本身渐行渐远，出现了一些更加不带感情色彩的研究，然而仍然可以从中确定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立场的分析 [110]。历史学科的演变，尤其是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已经激起了一股对革命进行重新研究

的热潮。历史学家的探究范围有了较大的扩展，超越了传统上对狭义政治行为的关注，转而对政治现象的社会根源进行审视，并形成了具体的地方性和区域性研究以便分析社会关系、权力结构、象征意义和语言<sup>[30]</sup>。创新性地研究改进一开始籍由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家建立的研究方法与概念框架体系得以让历史学家更好地利用1848事件中急剧涌现的大量信息，反过来也可以使社会科学更好地理解正在经历现代化过程的各个社会体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考虑到我们将着手探讨一系列影响整个欧洲大陆的事件，关键问题的选择显然至关重要。因此，我们需要明确一些选择标准，同样还要说明总体上所采用的比较研究方法的理由。在多大程度上的概括可以被接受？围绕着一些概念或主题来组织撰写一本书的危险在于，不同的革命，尤其是发生在局部地区的事件将会丧失其独特性。然而，比较研究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它促使我们做出更多的分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1848年的欧洲的确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共同隐忧”<sup>[15]</sup>。不仅如此，随着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逐渐相互影响和依存，并经历了相似的发展阶段，这为“导致起义暴动的因素超越了国界”<sup>[99]</sup>的看法提供了依据，或许也证明了整个欧洲不同社会群体以

类似的方式趋于保守后退的举动。这些发展阶段构成了这本书的基本组织结构。

我并非想说存在一个简单的模型或理论，可以对1848年事件作出现成的解释。政治骚乱出现在极端不同的社会中。除了英国和比利时之外，工业化前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都保持着原有状态，并由于恶劣的交通条件和隔绝的地理环境而进一步强化。在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农奴制和绝对君主制仍然盛行。德国和意大利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哈布斯堡王朝内包括王国、大公国、公爵领地、郡县等二十个地区，多数都有它们各自的“政治集团”，各地区之间的主要经济、社会和语言差异也非常明显。在更小的范围上说也是如此。经济结构、社会组织、交通方式和政治体系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政治观念和活动的形式。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理解政治行为对应的社会背景，同时提醒我们自己，不可贪图简单省事，笼统地概括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关系之间的联系。



## 第一章

# 社 会 体 制

沉湎于戏剧性政治事件的历史学家总是将 1789 年当成现代欧洲历史的转折点。他们似乎拥有充分的理由。对法国君主制、贵族和教会的攻击，无休止的战争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以及 1815 年盟国成员确保革命不会再威胁现存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决心，这些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尽管如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经济结构和社会体制变化的步伐仍很缓慢，即使在法国也是如此。在 19 世纪 40 年代，欧洲的人口仍然主要分布在农村。只有在英国、法国和比利时，产业工人占据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或者略多，而且他们大多数只是在小作坊里做工。即使在英国，也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口受雇于工厂。糟糕的交通和零散的市场，再加上低微的收入和购买力，限制了大规模的、统一的市场的发展。出于同样的原因，工业发展仍高度依赖于当地的原材料来源——使用水轮机，而不是蒸汽机作为动力来源，使用木材而不是煤炭作为燃料。工业生产经常分散在农村，以利用农村中无业和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与农村社会紧密结合起来。

然而，变革是显而易见的，它的步伐在不断加快。在这一进程中城镇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商人们安排原

材料和工厂订单“发放”的商业中心，他们将原材料和订货单发放到农村偏僻地区，在那些地区人口的过剩以及季节性的失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储备。近些年来，人们趋于把这一发展时期看做欧洲经济史上一个独特的“原始工业”阶段。同时，在现有交通网络中某些城镇所处的中心地位，以及这种中心地位给原材料供应和广阔的市场提供的通道刺激了更大规模工厂生产的发展。更具特色的是小企业联合体，它们生产全方位的商品，从富人的奢侈品到衣服、面包等生活必需品，从事、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众多的作坊为技术娴熟、待遇相对较高的工匠提供了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城市也收容了大量没什么技术特长的工人——街头商贩、搬运工、码头工人、普通劳力者——他们吃了上顿没下顿，处于一种持续的不稳定状态之中。马克思借用了那不勒斯词语 *lazzaroni*（流浪者）来形容这个阶层，并创造出了他自己的称呼——流氓无产阶级。

除了少数迅速发展的工业中心以外，大多数城镇仍然保留了工业化前的经济结构和中世纪时期的风貌。甚至连欧洲各国的首都、1848年革命的主要中心城市都是如此。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大量极度贫困的人群聚居在肮脏拥挤的场所，使这些城市不堪重负。甚至在市中心的外围，给新工厂建设留出空地的新兴的城郊，也建

造了新的贫民窟，只付得起最低租金的工人拥挤地住在仓促建造的住房里。

尽管存在着这些重要的持续存在的因素，工厂仍是一个新时代的象征。与机械化生产同时，工厂也在英国率先出现，促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至少从17世纪就开始的相对较大规模的综合市场的逐渐发展。而这种综合市场的形成原因则在于可以通过众多内河航道和海上通道抵达英伦岛的大部分地区，也由于相对较高的人均收入，和易于获取的自然资源。其他欧洲人则以一种害怕而又迷恋的复杂心态看待英国。他们经常谴责英国给产业劳动大军提供的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部分原因在于担心这可能导致反抗。尽管如此，新的技术还是被越来越多地采用。这似乎是唯一的手段，可以避免英国强大的竞争力给本国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并可以提供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

机械化生产的增长给当时的手工制造业带来的影响既是直接的，又是间接的。直接影响之处在于，机器开始代替手工劳动，特别是在纺织行业，时不时会引起破坏机器和暴动的行为，例如1844年西里西亚工人暴动。而那些控制了原材料供应和手工作坊产品进入市场的渠道的批发商，他们同样也控制关键的信贷服务，不断地对供应商施加压力，迫使其降低成本，间接影响了手